

答疑解難—關於弘法和護法的問題 劉素雲老師主講
(第二集) 2013/12/12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 檔名
: 56-149-0002

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，請坐！今天這節課是我這次來香港的最後一節課。這次來一共是講了七節課，大概就是這麼安排的吧，七不是咱們佛家的一個圓滿的數字嗎？今天這節課講完就圓滿了，以後什麼時候有機會再來，那就聽阿彌陀佛安排了。今天還是繼續給大家答疑解難，今天講的題目是「關於弘法和護法的問題」。說實在的這個題挺大，對我來說也比較生，不是那麼太好說的。同修們還一再要求我講講這個問題，那只好就講講。因為這個，所以我昨天下午那節課我就沒有講，因為你總得有點思想準備，說些啥，你不能坐這就胡說八道。所以昨天下午那節課就免掉了，今天上午就講講這個題目，「關於弘法和護法的問題」。

首先說說為什麼要弘法。這個很簡單，弘法的目的就是為了把釋迦牟尼佛留下來的法傳下去。弘法是傳法的重要途徑，如果沒有人弘法，釋迦牟尼佛的這個法是沒有辦法傳下去的，這個答案很簡單。那有人說了，說現在佛法已經衰微到極處了，可以說已經到了低谷，有人擔心佛法會不會滅。準確的告訴大家，佛法不會滅。為什麼不會滅？大家要有信心，因為有人會把佛法再重新興旺起來。哪些人？就是多生多劫供養無量諸佛的那些大聖大賢們，他們會乘願再來，把佛法重新興旺起來的。那同修們可能問，這些大聖大賢什麼時候回來？實際他們時時刻刻都沒有離開，時時刻刻都在為佛法的興旺在做事情，只是我們有的看不出來，有的不認識而已。所以請同修們放心，釋迦牟尼佛留給我們的佛法不會滅掉的，一定會逐漸逐漸從低谷走出來，再一次興旺起來的。

既然說弘法是傳法的重要途徑，那弘法得需要人來弘，沒有人怎麼弘法？那同修們可能問，誰來弘法？我們問問自己，你知不知道這個答案？我說弘法是佛弟子義不容辭的責任，和光榮神聖的使命。誰來弘佛陀的法？佛弟子你是義不容辭的，不可推卸的責任，也是你的光榮使命。現在我們的佛弟子在不在做這件事情？很多佛陀弟子做的就是這件事情。這個佛弟子包括出家的佛弟子，也包括在家的佛弟子。換句話說，就是凡是所有發心走弘法利生這條道路，立志講經說法的人，都是弘法的人，就是這些人來弘法。

弘法的人有了，那怎樣弘法？依老法師的理念，講經說法，也就是用教學的手段，來弘揚佛陀留給我們的法，這就是弘法的方法。我這僅僅是從淨土法門來說，從其他法門來說，各宗有各宗的教理教義。依我們淨宗同修們的說法，就是要依照老法師的理念，講經說法，進行教學，把宗教的佛教回歸到教育的佛教，我們就是要走這條弘法利生的道路。

目前我們弘法的現狀是什麼，這個大家都有目共睹。我這麼說一說，是不是大家有同感？就是現在弘法的現狀是不景氣、不樂觀。兩個不，不景氣、不樂觀。還有兩個缺，缺什麼？缺人才、缺場所。就是兩個不、兩個缺，這是我概括的目前弘法的現狀。為什麼這樣說？譬如說缺場所，我們佛寺，寺院，缺不缺？不缺，無論是從世界範圍來看，還是從全國範圍來看，我們大大小小的寺院沒少建，現在還陸續建。從常理說，這個場所應該是不缺的，是綽綽有餘的，為什麼我說缺場所？因為現在大多數寺院是以經懺佛事為主，講經說法的寺院為數不多了，所以這樣一比，這個場所就缺了、就少了，我是從這個角度談的。不是說寺院少，而是說講經說法的寺院為數不多，所以是缺場所。

第二個缺人才。現在就從中國來說，講經的法師為數也不多，

尤其是像淨空老法師這種講經的法師微乎其微。我是接觸的面比較少，我知道的也比較少，說得不一定準確。就是在我的心目裡，能夠像老法師這樣一輩子，入佛門以後六十多年，五十五年就幹這麼一件事，就是講經說法，就這樣的法師，我還沒有聽說第二個。可能有的法師時不時的講一講法，這個我不知道，但是就像師父這樣，每天每天都在做這一件事情，而且一做就做了現在是五十五年，這樣講法的法師確實為數不多，太少見了。所以我說現在就是缺人才。既缺人才，又缺場地，必然就是不景氣、不樂觀，是不是這樣？我這個分析和判斷不一定是那麼準確的，說錯了，請同修們批評指正。

如果是不像咱們老法師這樣講法，他有一個什麼弊病？最起碼是沒有連貫性，沒有系統性。你可以對照著想一想，師父這麼多年一直是講經，而且是從近一個時期、近幾年，就是一門講《無量壽經》，現在已經是第三次講演義和科註，以前講了多少次《無量壽經》，到現在為止，可能《無量壽經》師父是第十三次宣講了。你想，就這麼個系統連貫的講經說法的辦法，我們淨宗同修一定會受益的。因為你聽的是既有連貫性，又有系統性，你聽進去了。不是今天講這個，明天講那個，可能這個系統性和連貫性就丟掉了。而我們師父這種講經法，恰恰是最最需要的，最最需要發揚光大的。

如果是這樣，現在為了弘法，當務之急應該做什麼事情？如果說缺道場，建道場，我覺得不需要，因為道場已經很多很多了，甚至有的道場是不是都在那閒置著，有廟無人去住了，我聽說有這種現象。有的道場，也不光是寺院，有些同修們建的道場，據說現在都在那閒置著，沒有人去利用起來，說明這個道場不缺。所以現在首要的任務不是建道場，首要的任務，如果說你要把缺場所這個問題解決，需要什麼？需要建學校。因為只有建學校，才能夠去講經

說法，才能夠把它回歸到教學，才能夠把宗教的佛教回歸到教育的佛教。你想，我前兩天講的，為什麼我對斯里蘭卡這兩所大學這麼感興趣，而且評價也是比較高的，對馬來西亞的漢學院，我也是那麼讚歎，就是這樣的道場是我們目前真正需要的道場，什麼樣的道場？講經說法的道場。不但是講我們的佛經，其他宗教的教理教義也需要講。如果其他宗教也都能像老法師這樣，把他們的教理教義，向他們的信眾講得這麼清清楚楚，所有的宗教都回歸到教育，所有的宗教都興旺起來，你說這有多麼好！我們未來看到的，必然是這樣一種興旺發達的景象。

如果說缺人才，這是實實在在的，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人才。怎麼辦？得培養。所以我說現在弘法人才是當前的當務之急，是重中之重，沒有比培養弘法人才再重要的事情了，老法師現在做的就是這麼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可能有的同修說，那個大學怎麼建在斯里蘭卡？我那天說了，我們要把眼光放遠，要放眼世界，要放眼到整個虛空法界，我們那種分別心就解決了，它就不存在了。另外我再告訴大家，這個學校在哪建，它還有一個緣成熟不成熟的問題，不是哪個人想把這個學校建在哪，而是哪個地方這個緣成熟了，這個學校它自然就建到那了。佛菩薩安排的，我們可能現在都看不明白。你想想，這個學校建起來，和那個漢學院建起來，不光光是我們中國的事，它是世界的事，是虛空法界一切苦難眾生的事。你從這個角度看，你的心量立刻就拓開了，原來是這麼回事，你就想明白了。

我以前曾經說過，對老法師我有一個評價，因為這個評價也有人曾經表示異議，我當時聽了以後我想沒關係，就是現在得沒得到驗證，由大家來說、大家來看，就是現在沒有得到驗證，未來我相信它也會得到驗證的。我是這樣說的，老法師是代佛傳法的真正典

範。這個法不得傳嗎？釋迦牟尼佛的法怎麼傳？誰來傳？用什麼方法來傳？我說這件事情，體現在淨空老法師身上是再合適不過了。所以我這句話就說，老法師是代佛傳法的真正典範，不但是典範，而且是真正的典範。後一句話我以前說過，就是淨空老法師是學釋迦佛、走釋迦路、傳釋迦法的中國第一人，也是世界第一人。這個就是在我能夠認識到的範圍內，我是這樣評價老法師的，他是學釋迦佛、走釋迦路、弘釋迦法的中國第一人，也是世界第一人。老法師以他八十七歲的高齡，晚年做的這幾件事情，我們仔細衡量衡量、琢磨琢磨，太重要太重要了！有一件事情是為他自己做的嗎？沒有，一件都沒有，完全是弘法利生的大事情。這樣的老法師，難道不值得我們尊重嗎？

老法師晚年，我歸納一下，重點突出的說，師父做了三件事，現在正在做的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勸我們念阿彌陀，勸我們讀《無量壽》，就是說弘揚《無量壽》，勸念阿彌陀，是師父一直在苦口婆心勸導著我們的第一件大事。現在勸到這種程度，把沒把你勸明白，把沒把你從睡夢中勸醒過來，你自己衡量。如果五十五年還沒有勸醒過來，我覺得剩下的時間大概沒有五十五年了。趕快醒！趕快猛醒！一定不要辜負他老人家五十五年苦口婆心的勸導。這是師父做的第一件事情。

師父他老人家做的第二件事情，就是培養弘法人才。從我接觸師父到現在，我覺得師父念念不忘的，擺在第一位重要的，就是培養弘法人才。我給大家舉個例子，這個大家都知道，為什麼老法師把定弘法師送到台灣去學戒，為什麼？這就是老法師培養弘法人才的具體做法，培養一個是一個。說明老法師對定弘法師的成才寄託了無限的厚望，我知道，定弘法師本人也知道。所以說有人這麼議論、那麼議論，那都沒有用，真正理解師父意思的是定弘法師本人

。所以定弘法師到台灣去，如果按現在所定的是要學五年戒，你想想五年之後的定弘法師和今天的定弘法師會是一樣嗎？不是一樣的。如果我這句話要是沒說大、沒說重，那就是未來的接班人，我就是這樣看的。我說這個話我有思想準備，會被批評的。那沒關係，因為一些個理念、一些個認識，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因緣，他不同的因緣他就有不同的認識。你認識了你不說，我可以採取兩種辦法，我自己知道我不說，我不說你們知道嗎？我覺得我不說，我一直有這個想法，我該對大家說的我不說，我對不起大家。我不可以把我應該說的這些話帶到棺材裡去，我一定要在我進棺材之前，我把該說的話都說完，我這樣才對得起大家，對得起同修們對我的期望和厚望，對我的信任和愛護。這是我說的老法師做的第二件事情，我舉了定弘法師這個例子，這個大家都是知道的。

第二個，你們聽沒聽老法師最近，無論是講經的時候也好，還是和大家坐在一起，咱們所謂的閒聊（實際不是閒聊，那都是開示），說的嗎？將來漢學院建成了，兩個大學建成了，他去幹什麼？不是去當院長，不去當什麼主持，他是要做教授。教授是幹啥的？教授是教學的。師父說他要帶那麼三、五個學生，把他們帶出來。你想，師父想的是自己的事嗎？八十七歲的老人家，我現在才六十多歲，我都沒想到。那天師父說了一句，很輕的聲音說的，但是我聽進去了，師父說我，因為我說有些同修可能還要給我弄個大房子，我說要那個大房子幹啥？師父說了一句，妳可以帶幾個學生。當時好像有沒有一、二個同修在場我忘了，反正這句話師父說得很輕很輕，但是我聽清楚了。因為前提是我告訴師父，有人要給我弄大房子，我說我要那大房子幹啥？師父說妳可以帶幾個學生。那就是師父在給我們做樣子，他要親自帶幾個學生，把他們培養出來。你想，這幾個人人才，太難得了！當時我就非常羨慕，我說我現在就快

七十了，我現在要是二三十歲、三四十歲，我一定是師父要帶這三、五個學生當中的一個，真是這麼想的。可惜我現在你說老太婆了，來不及了，我估計師父也不會要我這樣的學生，人教幾個年輕的是不是？真是如果是二十歲的幾個孩子，再師父帶他五年、十年，你想十年以後，他們三十多歲，那絕對是嘎嘎叫的人才。師父做的是這樣的事情。

老法師是為自己培養什麼弟子嗎？培養什麼學生嗎？不是，他是為佛教在培養人才。得看到師父那個大心量，他在為佛門培養法器，佛門需要法器，不需要廢器。你說怎麼樣能夠有法器？得培養，得發現。現在我們有時候發現這個法器的苗子了，千方百計還要把他壓下去，你可別成法器，這麼做就錯了。所以我曾經說過，對於像定弘法師這樣的年輕弘法人才，大家一定要關心、愛護、扶持、幫助、讚歎，讓他儘快的成長起來，成為我們佛門的法器，這是我們每個學佛人應該做的事情。不要去打擊、排斥，那樣做就錯了，你造作的罪業，今後那個苦果你會擔著的，沒有人能代你擔那個苦果。

弘法要有人。所以我剛才說師父做這幾件事情，我們大家聽明白了就知道，老人家在他的晚年，他在做什麼，是不是？剛才我說了第一件事情，是勸念阿彌陀、弘揚《無量壽》，第二件事情是培養弘法人才。第三件事情，老法師身體力行，在給我們實實在在的表法。師父說了那麼多，講了那麼多，現在師父說需要把它做出來給大家看，那現在師父是不是做這件事情？師父踏踏實實的，一步一個腳印的，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，在給我們做出來看，哪件事情是光說不做了？沒有。師父建這幾所大學，這就是他所實踐的，所做的最最重要的幾件事情。因此我對這幾件事情是給予了高度的評價，我這次是隨喜師父他老人家的功德。實際我告訴大家，隨喜師

父他老人家的功德，你佔大便宜了，我真是以我切身的感受告訴大家。你隨喜師父的功德，實際你現在得到的是什麼？你在分享他老人家的福報。你就那麼一點點起心動念，你一隨喜功德，師父那大福報，你現在就享受到了。這是從自私自利那個角度說的，這個話我本來不想說，但是我覺得很多人他看不明白，那看不明白咋辦？我看明白了，也許我這個所謂的明白我看錯了，我就是錯了，我也把我看明白這件事告訴大家。我現在一表達我隨喜師父的功德，我已經在沾師父的光，我已經在享他老人家的福報，未來享多少年？無窮無盡、無邊無量，你就琢磨去吧。所以我說這幾件事情是超越了國家的界限，超越了民族的界限，超越了宗教的界限，超越了時空的界限。這幾件事情你們看看我說得對不對，讓歷史來檢驗，就是說這是一座永載史冊的歷史豐碑，永載史冊的歷史豐碑！

下面我想說，那我們弘法，我們應不應該弘法？我們每個人都有這個義務，不是說老法師弘法、某某人弘法，不是的，我們每一個佛陀弟子，都有弘法利生的責任和義務。那我們做點什麼？從哪著手？我想了這麼幾個方面，一個方面是既要獨善其身，又要兼善天下。這個分兩個層次說，如果說你現在還沒有兼善天下的那個能力，我勸你一定要獨善其身，要把第一條要做好，你別連自身你都獨善不了那可糟了。你用你獨善其身來弘法，這個也是好用的。你給大家做樣子，你修行成了，你的左鄰右舍，你的親朋好友，你的同學同事，從你身上看到佛法的奧妙無窮，他也信佛了。你成佛了，度了好多好多人，那些無量無邊的眾生你看不到，你都不知道你度了多少，你獨善其身這個作用大著了。你學佛你沒學成，你學得稀里糊塗，你知道你葬送了多少眾生的法身慧命嗎？人家一看，張三李四，他學佛咋就這樣？原來是這麼個學佛法，我們可不學了。你說你這個獨善其身重不重要？重要。你別小看了你自己，你的一

句話、一個表情、一個動作、一個眼神，你都會起好大的正作用，也會起好大的負作用，就看你這個獨善其身善到什麼程度。你真善到正地方，真善到那個分上，你那個能量同樣是老大老大的，你不要小瞧了自己獨善其身的這個力量。這是一個層次。

第二個層次，如果你獨善其身的問題已經解決了，或者是基本解決了，你一定要兼善天下，你不可以自私。兼善天下怎麼個兼？弘法利生，把你悟明白的道理說給大家，不要保守，不要自私自利。因為我自己所要做的，就是把我的餘生毫不保留的獻給佛陀的教育事業。我做不到像老法師這樣，但是我要努力向老法師學習。老法師說過，說佛教承傳最困難的有三難，難在哪？找不到一個尊重佛法的人，找不到一個尊重經典的人，找不到一個尊重老師的人。說佛教傳承，這三點是必備不可少的條件，但是現在這三種人找不到。沒有這個條件，你就沒有資格承傳。你看著這三句話，這三點很簡單，一說就聽明白，但是真正做，很難做到。你沒有這三個條件，你就沒有承傳的資格。

我記得我在光碟裡聽到老法師講這個話，我當時心很酸，我就覺得到這個時候了，還沒讓師父看到希望，我們這些個學佛人，這些個所謂的自稱為老法師的弟子也好、學生也好，你們覺得你們那個臉有地方放嗎？我真是太問心有愧了，我覺得太對不起師父了。我當時的想法，就是自責自己為什麼這麼笨、這麼愚痴，為什麼到現在還不開竅，為什麼不能替師父他老人家分憂。雖然我知道自己和師父的要求還相差甚遠甚遠，但是我有一個傻念頭，就是我一定向這個方面努力，做一個尊重佛法的人，做一個尊重經典的人，做一個尊重老師的人。我現在沒做到，我努力向這個方向努力。如果說以前我做了一些，但是沒十全十美，我努力把這三方面把它做到盡善盡美，讓師父他老人家能夠從我這裡稍微的看到那麼一點點希

望，我也沒白認識師父一回，沒白聽師父的經教十三年，我真是這樣想的。什麼叫報師恩？你得拿出行動來，你光嘴上說報師恩報師恩，沒有行動，那是空話，一定要把這個落實到行動當中去。這上面是我說的第一個題目，是關於弘法的問題。

下面我想重點的說說這個護法的問題，這個問題挺難說，人人都知道護法護法，但是這個護法究竟怎麼個護法，說實在的，不但大家沒弄明白，就是我現在也是似懂非懂，半懂不懂。那怎麼辦？既然讓我講講這個題，那我就盡我所能，我知道什麼我就說到什麼，說錯了，還是歡迎大家批評。先說說這個護法和弘法的關係，這個不用說，大家都明白，護法非常重要，甚至超過弘法。為什麼？這是師父說的，不是我說的。因為弘法的人，你沒有護法你沒法弘，是不是？最起碼誰來聽？你弘法得有人聽，你到哪個地方去弘揚？你得有個場所。這些個最簡單的，就這兩個事，你沒有護法給你解決，你上哪去弘去？所以師父說，護法的人是校長，弘法的人是教員、是老師，他是這個關係。我就想了，想當年我曾經在學校當過校長，校長是護法的，老師們是弘法的，你就用這個淺例子一對照，我恍然大悟，是這麼回事。給學生講課是通過誰？是通過老師去講，不是我校長去講課，是不是這樣？我校長是負責管理這個學校的，具體的事情，拉拉雜雜的事情，需要我校長來做，掌舵。但是這個弘法講課，教給學生知識，得由人老師去做，一年級老師教一年級學生，二年級老師教二年級學生，不是這樣嗎？我一對照這個，我就把師父說的這句話我就理解了，確實是護法人才是校長，弘法人才是老師。但是現在有些時候，你根本你也不知道誰是弘法的，誰是護法的，都摻雜在一塊了。反正護法也弘了，弘法也護了，就這麼兩摻和，這可真兩摻和了，有時候摻和得比較明白，有時候就摻和糊塗了。所以今天我既然坐這說，我就把我真實的想法，

也是我的一些經歷，我跟大家說說，你看看有哪些可以值得大家借鑑的。在這裡我絕對不是批評哪個人，你不說這個事，你沒法說明白，所以我不得不說。

第一個我想說什麼？說這個護法的人，就護法者，不懂得應該怎樣護法，不懂。大家聽明白了，不是說他不願意護，也不是說他不願意把這個法護好。我要說他不願意護法，他不想把這個法護好，他居心叵測，那我是冤枉人家是不是？他是想護好，不會護，是這麼一個關係。多半人，我給他總結總結這個護法，是護人多，護法少，很多護法都犯這個毛病。護持的是法嗎？你要說一點沒護也不對，大多數、絕大多數是護持這個人，實際現在我身邊就是這樣。師父在講經的時候說了一句「痛苦的恆順」，我當時聽了我就想，太有同感了！有的時候明明你知道你需要的不是這個，但是給你的就是這個，你接不接受？你不接受，眾生煩惱，那你就得恆順，你就得接受。是不是你需要的？是不是你要的？換句話說，說喜歡的，實際在我這根本就沒有啥喜歡不喜歡，什麼我都喜歡。就是這種情況是時時在發生，不是時有在發生，每天每時每刻甚至都在發生。

我是這麼分析這個問題的，你護人用什麼？護人必須得用情，你肯定你是用情在護持。譬如說刁居士在我身邊，她對我好不好？好；關心不關心？關心。她護持我這個人，她用的什麼？用她的情。我跟你說，她關心我什麼？一見面先看看大姐的臉，看完臉就得發表評論，怎麼評論？大姐，妳今天臉色不好，發黃，這是一種評論。第二種評論：大姐，妳今天臉色挺好。反正就這兩條，一個是好，一個是不好。後來我實在是覺得聽不下去了，我說小刁，妳能不能關心點別的事？妳別一來就瞅我這臉行不行？至於我這臉是個啥臉，它是個啥臉就是個啥臉，妳說它好它也這樣，妳說它不好也

是這樣。這是一個最簡單的例子，你說她護持的是什麼？她護持的是我這個人。妳吃什麼了？今天早晨還給我上課，我發現妳一條缺點，今天早晨跟我說。我說妳好長時間都跟我說，「大姐，我覺得跟妳這麼長的時間，我咋沒找著妳一條缺點？」今天我一聽，終於找到我一條缺點了，我說妳趕快說說，什麼缺點？「妳吃飯不認真」。找了好幾年，就給我找了這麼一條缺點，我吃飯不認真，「妳這一頓飯，妳也不正兒八經的吃」。你看，這不還是護人嗎？還是關心妳這個人。

所以我說護人一定你用的是情。我告訴大家，護法用什麼？護法用的是智，是智慧。一定要用智慧來護，你智慧護持的，肯定你護持的是法，而且應該護持的是正法。所以你是用情護持還是用智護持，你自己掂量掂量，你衡量衡量自己，對對號，你是怎麼護的。如果你護的這個法你會開智慧，然後你開了智慧以後，又用這個智慧來更好的護這個法，這是最最正確的，是不是？我分析的對不對？你是護人，還是在護法？這是一個區別。如果是你護人，做為我來說，我就得談我的切身體會。小刁在我身邊，她是護法，我是弘法，現在咱們就這麼掰扯掰扯，就得打比方，不打比方你說不清楚。她這個護持法我就覺得，護持者也挺累；被護持者，我的體會，我也挺累，是不是？我給你們說為什麼累？譬如說給我弄了一大堆吃的東西，那個主食就各種各樣的，什麼包子、餃子、饅頭，什麼花捲，等等等等。你說我就老兩口，我現在又一天一頓飯，我現在每天的一頓飯比我以往兩餐的時候，其中的一頓還少，你說這一大堆主食放在冰箱裡，我們老兩口何年何月能把它吃完？所以我在這裡我第一次披露，你們知道我這吃飯怎麼吃的嗎？天天吃剩飯剩菜。為啥？吃不完，怕壞，壞了以後它浪費，那怎麼辦？所以要說這餃子，譬如說這餃子，我舉個例子，這餃子它放在冰箱裡，凍幾

天以後它那皮就凍裂了，是不是這麼回事？這都是咱們的常識。凍裂了以後你再一煮，它就不是餃子了，它是片湯了，那個餡都跑了。所以，餛飩還得包個皮，這餃子皮一破，你煮出來純粹是片湯。所以你就連湯帶水，帶餃子帶皮帶餡，你就一股腦你就喝。那怎麼辦？怕這餃子乾巴皮，怕它壞怎麼辦？當初我是吃兩餐，那就上頓是餃子，下頓是餃子；第二天還是上頓是餃子，下頓是餃子，有時候一連氣可能五六天、七八天全是吃餃子，最後能把我老伴吃到震怒。咱們就這麼說，「妳還能不能給我吃點別的？妳就是餃子，妳腦袋瓜裡就裝餃子，妳就天天讓我吃餃子」。我就得哄老伴，我說老伴，不是我天天給你吃餃子，是怕這餃子壞，咱們把它先打掃完了，我就給你換樣。說好了，你繼續給人吃餃子，覺得好像不夠意思，人都抗議了，你還要給人家吃餃子，那怎麼辦？換吧，換饅頭。饅頭和花捲我比較比較，好像花捲不如饅頭抗擱，是不是？花捲你擰巴擰巴，它還帶摺，比較起來花捲容易乾巴，饅頭差一點，那我就先排隊，吃完餃子，咱們再吃花捲。這就上頓花捲、下頓花捲，又給人吃煩了，換饅頭。因為我老伴他不喜歡吃米飯，他說吃米飯他不舒服，所以我倆基本以麵食為主，就是這樣的。

後來大雲發現了，他們發現我上頓這個、下頓那個，完了大雲想了一個辦法，隔幾天拿個大布口袋上我那去了，進屋第一件事檢查冰箱，把凡是那個時間稍長一點的，乾巴裂紋的，統統的劃拉到她那大布口袋裡去，背走了，拿回家她處理去了，又把新的給我放在冰箱裡。實際你新的放冰箱我還是吃不完，慢慢的它還是都變成舊的了。就是這樣，我說我被護持，你說我累不累？我累得慌，有時候就為了打掃，不讓它壞，我已經吃飽了，我再硬把它吃下去。有時候真的，我都覺得撐得我夠嗆，我得在我屋裡，那個廳裡來回走。我老伴說，妳吃完飯不好好坐著，妳來回溜達啥？我說吃多了

，撐住了。他說那妳幹嘛那麼下功夫那麼吃？我說這個不吃，下頓壞了就得扔掉，所以我就裝到肚子裡去了。我老伴說，妳是尖還是傻？我說尖就尖吧、傻就傻吧。

就這樣，我說我累，你們能不能體會到？真累，是不是？心裡也累，老提溜著，怕這個東西壞掉。像水果，水果我和我老伴平時沒有吃零食的習慣，他也不喜歡，也不想著吃，我也想不起來吃。我家吃水果，順序我跟你們說，可能和在座的你們吃水果的順序正好是顛倒過來的，怎麼顛倒？先挑壞的吃。一打開這蘋果箱，一箱蘋果得挑，哪些個好的放在箱底，壞的放在表層，然後吃的時候先吃這壞的。拿削土豆的那個撓把這個皮削掉，把那個壞的地方拿刀給它挖掉，切成小塊，端著盤幹啥去？去哄我老伴，商量人家，「老伴，你把這吃了。」人家願意吃的時候人家把它吃了，人不願意吃的時候，老伴說我不吃，那你就不能扒著人嘴往人嘴裡塞？那咋辦？那只好我吃。我吃水果就這麼吃的。等你把原來挑出這爛的吃沒了，所謂的好的它又變成爛的了，所以我吃的水果，我很少很少吃一個非常完整的，乾乾淨淨、利利索索，沒爛沒壞的水果，沒有。如果我吃一百個蘋果，我舉個例子，我能吃一個沒爛的那都不錯了。我所有的水果都是這麼吃的。譬如說香蕉，你知道那攔不住，那個幾天，二天三天香蕉就變成黑的。那怎麼辦？扔了可惜，吃了。現在有人勸我，妳可別冒傻氣，這樣的水果是不可以吃的。我說不吃，我也知道不應該吃，但是扔了可惜，所以我還是吃了。反正吃到現在我也沒有病，也沒有因為吃這個破爛水果我哪不舒服。所以以後這個事我會注意的。

這是說我被護持的人比較累。你說護持我的人她累不累？就說小刁，她累不累？大雲她累不累？你說這大饅頭包子花捲的，得上街去買，買完了再給我送去，過些天還得再背回去。我吃不掉的，

她認為不應該讓我吃了，她又收拾回去了，你說她這不是來回倒騰嗎？她們距離我住的地方挺遠，得開車去，你說費不費勁？去一次浪費多少汽油，你這幹什麼！所以我說她們護持我她們也累，天天琢磨琢磨，我劉姨那個東西該不該換了。就像這個人值班換崗似的，食物也換崗，水果也換崗。有時候那個爛的大雲怕我吃，大布兜子可好使了，統統的也都給你倒走，「劉姨，這些我都拿回去了」。我說妳拿回去往哪發？她說我吃。我說妳用什麼方法？她說我就把這壞的，我都給它修理好，把那壞的地方挖掉，切成一小塊一小塊插上牙籤，我放在茶几最明顯的位置，隨時隨地吃嘴裡一個，隨時隨地吃嘴裡一個。有時候也動員她愛人海林吃，人家海林願意吃就吃，不願意吃人家也不吃。你說是不是，我這個例子舉得貼不貼切？你們能不能感覺到？我被護持我也覺得累，她們護持我，她們也很累。師父說是一種痛苦的恆順，這倆字用得準不準確？我現在沒有達到師父那種痛苦的恆順，我給我自己用了一個詞形容，我是心不甘情不願的恆順。這不是我心甘情願要的，但是沒辦法，我也得恆順，所以我是心不甘情不願。

再說這個穿的，我現在穿的衣服已經二十多年了，它穿著不也挺好嗎？我一件衣服我能穿它個二三十年。我現在的衣服，我都不知道多多少，反正我都是結緣。如果大家給我這個衣服，我要不往外結緣，我得幹什麼？我得出去擺攤床，我得當這個攤床的老闆，我得去賣這個服裝了。你家就那麼大的地方，沒地方放了，那怎麼辦？還浪費。所以我就跟他們開玩笑說，我說你們就買吧，你們非得把我逼到出去擺個小床子賣服裝，我說怎麼吆喝，你們教教我怎麼吆喝賣服裝。譬如說我這次來穿的這個褲子，這個褲子一次就能給你好幾條。我還有一種褲子，一次你們都知道給我做多少條嗎？十條，同樣質量的褲子。我說為什麼做這麼多？說這個料質量好，

不變形。那做一條就行了，做十條，我說為什麼？顏色不同。還給你搭配上顏色，黑色的、綠色的、紫色的、黃色的，反正是人家給你弄得五花八門。十條褲子，你說這十條褲子我拿回去擱在我那個，我家裡連裝衣服的櫃子都沒有，我說你們信嗎？我就是大雲給我弄了一個五斗櫥，就像抽屜似的，那就是我所有的財產都在那五斗櫥裡，床單、被罩，什麼褲子、衣服，春夏秋冬的，都在那裡放著，你想想我現在能有多少！怎麼辦？過一段時間就得布施，往外發。現在難在哪？我現在住的地方保密，去的人數特別少，我還發不出去。如果我在漢水路住的那時候，天天人來人往不間斷，我不愁這個，吃的水果，呼呼的來，呼呼的走，走的時候我就給你拿一包，走的時候拿一包，就存不住，它就不壞了。現在我這十天半個月我也見不著一個人，我往哪發？所以就是逮著一次機會趕快往外發，就是這樣的。

我這次跟妳說，妳聽沒聽懂，妳還讓我累得慌？妳還要累妳自己嗎？這次我來為什麼我就背一個雙肩挎的小包，那雙肩挎的包你們要看到你們就想真是小包。我跟你們說就這麼大一個雙肩挎的小包，為什麼背這個包？我就是來給大家表演來了。一個是我這個胳膊不好使，拎東西不吃重，我雙肩挎這麼一挎，我擱後背上背著，我倆手都閒著，這是一個。再一個，我在家我就跟她說了，小刁讓我拿那個拉箱來著，我說不拿拉箱，我這回就拿這個小背包。她說妳幹啥？我說我就用這個來告訴大家，我就這麼一個小東西，你千萬別給我整東西，我沒地方拿，你說一隻胳膊，是不是？獨臂老太婆，你說我咋拿？就這個小包，我只能這麼背著，我說我看看有多少人能看明白，能讀懂。實際我真是，這回我告訴你們，我是表法來了，就拿那麼一個小包。我甚至都動員小刁，我說妳也別拿妳那個拉箱，妳也背個雙肩挎，咱倆統統雙肩挎。她沒聽我勸，她又把

她那個小破箱子轂轆來了。她轂轆那妳就拿，我不管她，反正我就那小包。小刁說：大姐妳不用犯愁，我有勁。我說妳有勁，妳就使去吧！只好這樣。

就我給大家舉了這麼多例子說明什麼？護法的人對被護法者的生活上的護持，一定要適可而止，不要搞得過分。你把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護持他生活上，吃什麼、穿什麼，什麼有營養，怎麼如何如何，那方向錯了，你應該把注意力轉到護持正法上。當然，法和人是不能脫節的，是不是？那就是你怎麼把這個尺度掌握好。你護法離不開這個人，但是你護持他的時候，你不要過分的把精力放在我上面講的這些方面，是不是這樣？這回我想大家應該是聽懂了。這是護法。

現在我們做為淨宗的同修，都希望咱們的老法師住世，對不對？這是大家共同的心念。我們都是老法師的護法，對老法師護持都是發自內心的，沒有說虛情假意的，這是大家都認可的。但是就是對老法師怎麼樣個護持法，我想說說我的幾點不成熟的看法。因為把老法師護持好了，老法師住世，我知道，你們也知道，這是我們的福報，是虛空法界一切苦難眾生的大福報。這件事我們應該做、必須做，而且要做好。

從我這個角度，就是怎麼樣護持老法師，我就簡單談談我的想法和看法。這又得說我，不說我怎麼說？如果是我，我怎麼做？我這樣想的，第一條，最最重要的，依教奉行，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，親近阿彌陀佛，這是第一等的護持。如果要排序號，這是第一等的護持。譬如說，小刁在我身邊，我經常跟她說，我說小刁，妳在我身邊，如果妳這一生成就不了，妳去不了西方極樂世界，我可告訴妳，我沒臉去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說，妳也太不中用了，身邊離妳最近的妳都沒把她帶回來，我說我沒臉見阿彌陀佛。

小刁說：大姐妳放心，我今生一定成就，我一定去見阿彌陀佛。是笑談嗎？不是笑談，是真真實實的。

現在咱們再說老法師，我們在老法師身邊的這些同修們，你們怎麼樣護持老法師。第一條衡量，你今生能不能成就？你能不能回歸極樂世界，去親近阿彌陀佛？這是第一檢驗標準。你說我護持老法師，其他的任何條條都往後排，這一條是最重要的。如果說你今生成就不了，你回不去西方極樂世界你本有的故鄉，你就不配是老法師的護法；換句話說，不是真正的護法。可能這一條我說到這，大概要引起震驚，「劉老師，妳怎麼敢這麼說！」我必須得說。可能是我來香港的機會不會太多，我來的次數也不會太多，我這次不說，下次我要沒有機會再來了，我啥時候說？因為我在國內，任何地方請我去講，我一分都沒有答應過，我說我要講，我就到香港佛陀教育協會去講，那沒啥說，對不對？我不會到處去亂說亂講的。所以這段話，我在這必須得說，就是第一等的護持，就是你一定要成就，你不成就，你不是真正的護法。所以說第一條。

第二條，我就針對我所接觸的事情來說，就是別老刮風行不行？這我都求大家了，你別老刮風行不行？少給師父他老人家添亂。你總覺得你是好心，你關心師父，等等等等，實際你知道嗎？你在幫倒忙。上次在哈爾濱，我和同修見面的時候，真叫我把他們呵斥。當時傳一股風，說老法師要去哈爾濱講法，說得活龍活現，就那幾天，馬上就要到了，講五天。一開始他們跟我說的時候，我真沒太往心裡去，我尋思反正這些人就愛刮風，他今天不刮這個風，明天他也刮那個風，我沒有閒工夫跟他們說這些事。後來我一想不行，這個風可不能這麼刮，我就跟小刁和大雲說，我說找一些佛友，我跟他們見見面。後來就見面了，見面我就真是聲色俱厲的跟他們說，不要刮風好不好！我說誰定的？你說了算還是他說了算？我說

有沒有這個事？有人就問小刁和大雲，劉老師知不知道？要有這樣事，劉老師一定知道。她倆跟人家說劉老師不知道，沒聽劉老師說過，人家還不信，以為我們給他們保密，所以就接著刮這個風。後來我說，師父講了五十五年，你都沒開點竅，師父到哈爾濱講五天你就開竅了？我說簡直愚痴！真是叫我給他們訓斥了。我說把我這話傳達，你周圍的佛友，你給我傳達，我不怕他們罵我。我說幹嘛！老法師這麼大的障礙怎麼來的？就是他這些所謂的弟子、所謂的學生胡來搞的。有很多很多的事和師父沾邊嗎？師父他老人家知道嗎？他不知道，就給你這麼瞎豁楞。所以我說第二條，別老刮風，少給師父添亂。

譬如說我舉一個例子。我們那有同修弄光碟，就把師父在所有講經過程當中，涉及到災難的那幾句話，全都給你摘出來，整了一盤光碟，反正這一盤光碟就全是災難、災難、災難。當時我發現的時候，這個光碟已經發出去，流通了。儘管是這樣，我制止，我說這盤光碟我建議不要往外發，這樣不適合流通，因為啥？這屬於斷章取義。我不是說要把師父說過的話隱瞞起來，都是公開的，我說你一定要從頭至尾的把這整個的你都給它說明白，你全是這麼摘，你純屬於斷章取義，這是誤導眾生。儘管是這樣，人家聽你的，人家不發了；人家不聽你的，照發不誤。就這片光碟起的副作用特別大，給老法師製造了多少麻煩、多少障礙你知道嗎？你造了多少業，你消去！

還有的，總是三天兩頭就吵吵，師父要回國了，怎麼怎麼的，某某怎麼說的，某某怎麼說的，一派胡言八道。但是你說就這些個，它能不起副作用嗎？誰去鑒別是真的還是假的？很多都是跟風跑，一聽說了，後面跟著一大串，全都這麼說。師父回不回國，不是你說了算，也不是我說了算，是不是？我們做為一個公民，能不能

做一個安分守己的守法公民？是不是？國家有政策，老法師都說，要做一個好公民，是不是要遵紀守法？昨天接見客人的時候還說，當年滅法的時候，僧眾們受到很大的打擊和迫害，沒有一個反抗的。第二任皇帝，一當上皇帝，馬上把佛法興旺起來了，為什麼？佛門弟子太守規矩，太聽話了，沒有一個調皮搗蛋的。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尊重師父、支持師父、愛護師父？我在這，我說到這的時候，如果還有的同修沒聽懂，還繼續搞這個事，你造作的罪業，你多生多劫你都贖不出來。你要聽我勸，咱們別這樣，老老實實的聽師父的話，讀《無量壽經》，念阿彌陀佛，今生把自己成就了，回到原有的故鄉，你這是對師父最大的愛護。一定要聽勸，你再也不聽勸，我也沒辦法，自作自受。

還有的，就是說自己想幹什麼事，最好是有個招牌，那誰的招牌最大？他認為師父的招牌最大，那就打師父的招牌。這個事我倒有體會，你說師父那能不存在嗎？有的同修跟你照個相，這就了不得了，甚至你都給他認定了。我跟你照個相，我就認定你成佛了，有這個事嗎？所以後來為什麼我堅決的不和某個人單獨照相，不是劉老師架子大，是不行，把我逼的。跟你照個相就給你放大供上了，天天頂禮膜拜，我幹啥？我是誰你這麼搞？這純粹是迷信。凡是我發現的一律呵斥，不可以這樣做。所以後來我就告訴小刁，我說有些個場合，那個照相問題還真的不好辦。譬如說我來到咱們佛陀教育協會，在外面跟同修們閒聊的時候，有的同修站在我旁邊：劉老師，我跟你照個相。昨天你們發現沒有，要跟我照相的時候，小刁馬上站在我身邊。這是我給她的任務，我說凡是發現單個的同修要跟我照相的時候，妳趕快衝上來。我說這時候妳是護法，這個時候妳速度快點，一定要加隙，我說妳要加進來，這樣就不是我單獨和某個同修照相了。有的同修很不滿意，我也知道，可能很不滿意

小刁，我們要和老師照相，妳說妳不自覺，湊合啥？實際她不知道，那是我的安排。所以以後再照相的時候，小刁要湊合上來，你別生她氣，你要不滿意，你就跟我說。這是我要跟大家說，就是不要打著師父他老人家的旗號去招搖撞騙。我說得不好聽一點，你純粹是打著師父的旗號去招搖撞騙，這個是師父說的，那個是師父說的，千萬別這樣。你這樣，你害了師父，你更害了你自己。因為啥？你害師父你造業，對不對？你現在你還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你那業多大。所以你自己要幹啥事，你就老老實實幹你的事，錯了、對了那是你自己的，錯了它也不像你這麼害師父能造那麼大的罪業。就是別打著師父他老人家的旗號，去謀你自己的私利。

再一個，我還想是提醒大家、呼籲大家，我不知道這一段我怎麼說好，就是我勸大家，全國各地的同修們，能不能，這我跟你們商量，能不能減少到香港看師父的次數？這是很難說得出口的。我也琢磨，因為啥？本身我就是在家居士，我理解全國各地同修們渴望見師父的那種心情。但是目前你要考慮到，師父他老人家，畢竟是八十七歲高齡了，你說你覺得你來見一次，一個小時、半個小時，他來見一個小時、半個小時，你可要知道，一天就二十四小時，對你來說是二十四小時，你見師父用一個小時；對師父來說，也沒誰給他四十八小時，師父的一天時間也是二十四小時，他和我們一樣。但是所有的一小時、二小時都集中在師父那，師父這二十四小時可就快滿了，你們知道嗎？我來香港這幾次，我看師父每天的日程安排，說實在的我都好心痛，心疼師父。八十多歲的老人家，就這個時間安排，這個日程安排，就是放在我們年輕人的身上，你也未必能承受得了。有時候我就安慰我自己，你不知道師父不是凡人嗎？有佛菩薩加持，師父不累，師父不累。我說到這的時候我又問心有愧，我就想了，人家不也說我，妳劉居士都修成了，妳還用

吃飯嗎？妳還用睡覺嗎？妳還知道累嗎？我說這和我現在想師父不是一個概念嗎？但是怎麼辦？我真心疼師父，我怎麼勸我自己心裡不要難受？我只好違著心用這個話來勸我，真是這樣的。所以我在這裡建議大家、懇請大家、呼籲大家，少到香港來拜訪師父，給老人家留出一點時間，他畢竟是老人。在我心目中，師父就是一個慈悲的老人，他是人，不是神、不是仙，我們的一個長輩，用一個對待長輩的心情來對待師父就對了。我這樣說可能有同修會很不滿意的：妳有時間去，妳有見師父的機會，妳呼籲我們少去，少見、不見，妳居心叵測，妳居心不良。那說吧，反正這話我怎麼想的我就怎麼說，至於大家理解還是不理解，供參考。不理解的，你就怎麼罵都可以；理解的，琢磨琢磨劉老師說的有道理，確實是師父他老人家畢竟是年事已高了。

上面我說的這個護法，我給他歸納，這是上一段，上一段這個護法應該說是，我給他起個名叫小護法。今天早晨也可能是佛菩薩加持，七點多鐘小刁過來用早餐，我自己在我那個寮房繞著那桌子繞佛、念佛。沒念多一會，大約十分鐘都不到，是佛菩薩加持，還是一種靈感，讓我講講大護法。當時我心想，這護法還分什麼小護法、大護法？馬上我就知道了，讓我講大護法，肯定有大護法的道理，那我就講講大護法。這個大護法是什麼意思？我說了你就知道，我琢磨不出來，這不是我想的。如果不是這樣，就剛才講到那個怎麼樣護持師父，就是今天講稿的結尾。但是沒有，這不是讓我講大護法嗎？是這麼說的，說我們要拓開心量，做大護法。那我心裡就問了，什麼叫大護法？是這麼告訴我的，說中國要做世界和平的大護法，就這麼告訴我的。因為我不知道，所以就給我這麼一句，就像定義似的。那就是說，人人都要做世界和平、人民安定的大護法。那你說現在世界安不安定？不安定。我今天早晨我跟小刁說，

我說妳不看電視妳不知道。我是看電視，為什麼？我老伴是天天看電視。我看電視我就跟他商量，搶著看哪部分？新聞，我就看新聞那部分。我說一看電視有沒有災難？時時都在發生，人們為什麼視而不見、聽而不聞，那不是掩耳盜鈴嗎？世界上的不安定、不和諧的情況就在我們身邊，每天都在發生著，人人都在經歷著這些個事情。做為每一個佛弟子，你應該做什麼？做為中華民族，中國，應該為世界做點什麼？確實是個大護法。

咱們先說一說，中國應該為世界做點什麼。不是有這樣的話嗎？就是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，是屬於中國的。有人總是擔心，怕中國稱王稱霸，實際一點必要沒有。中國不但過去不稱王稱霸，現在不稱王稱霸，未來永遠也不稱王稱霸。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不是指軍事，也不是指經濟，也不是指科技，等等等等，而是指中國的文化，再進一步說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。為什麼這樣說？因為只有中國的孔孟學說和大乘佛法，才能夠挽救世界。那你想，我們中國是孔孟的故鄉，我們中國又有大乘佛法，你說未來的中國在世界上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地位，它所起的應該是什麼樣的作用？可以這樣說，中國未來在世界上，就包括現在，所起的作用、所佔的地位，這個地位和作用都是舉足輕重的，它是起引領作用的，引領誰？引領整個全世界。我們這麼說，絕不是做為一個中國人不謙虛，事實就是這樣，中國現在和未來，對世界的影響是巨大的、是深遠的、是長久的。這個我們現在可能用我們的頭腦去想，你想不出來，隨著時間的推移、歷史的進步，我們逐漸都會明瞭的。我們做為一個中國人，我們做為一個炎黃子孫，真是應該發自內心的感到驕傲和自豪。這個驕傲和自豪，絕對不是那個意義上的驕傲和自豪，我們瞧不起其他國家，瞧不起其他的民族，不是這個驕傲和自豪。而是為我們有這樣偉大的祖先，祖宗留給我們這麼寶貴的財富而驕

傲自豪，為我們中國能夠為世界做出貢獻而驕傲自豪，為我們能引領世界潮流而驕傲自豪。真是，做為一個中國人，你應該深深的感到驕傲和自豪。

現在這個世界，可以說是亂世，現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年，也可以說是亂年，生於亂世逢亂年。人們，可以說包括你、包括我、包括他，所有的人，也包括所有一切我們看不見的眾生，都生活在什麼地方？都生活在這個火宅之中。我記得前兩天講課，我給大家一些個偈頌，那些偈頌裡其中有一條就告訴我們，我們是生活在火宅之中。什麼是火宅？這個好理解，就是我們住的房子著大火了，眼看都要燒塌架了。你想，那房子，我們在屋裡，房子燒落架了，那人怎麼樣？人自然就砸死、燒死了。所以說用這個比喻我們現在的危險程度，我們就猶如生活在這個火宅之中。你說我們在這個關鍵時刻應該做什麼？就是要努力的把生活在火宅中的苦難眾生拯救出來，這是我們的使命和任務。所以說我們中國在世界上發揮出來那個重大的作用，就是我們中國在拯救全世界。為什麼《群書治要》要翻成外文，印發到全世界？剛開始的時候，師父不也講過嗎？說只是用中文，知道這本書是能夠救中國的，後來師父說知道這本書可以救世界，所以才翻譯成外文的。我們中國現在就要做拯救全人類，拯救全世界的先鋒模範，我們要走在前面。做為我們一個國家來說，要做這個工作；我們是這個國家的公民，我們不也在做這個工作嗎？因為我們離不開國家。我們一個人能有多大能力？我們有強大的祖國做後盾、做支持，我們就把自己那分力量貢獻出來就可以了。

所以說我們現在做的這個護法，應該這樣說，是大護法不是小護法。什麼大護法？虛空法界一切苦難眾生的大護法。這樣的，我們的心量一下子就拓開了，你每天還有什麼委屈嗎？還有什麼煩惱

嗎？還站在自己那個小圈圈裡，以自己為中心，以個人為半徑畫個圈，怎麼也跳不出來嗎？趕快跳出那個我的小圈子，融到這個挽救人類、挽救眾生的那個大圈圈裡，那個實際上是沒有圈的，無盡無邊的。我們把這個事情辦好了，你老說我積功累德、積功累德，到哪去積功累德？這有最佳的積功累德的事情需要你辦，你還看不明白，你不去辦，你整天想我捐五百萬，你那五百萬有這個功德大嗎？我不是說不讓大家捐，不是這樣的，就是你怎麼比較。你看我上一段講的，我歸納我說這是小護法，我後一段要告訴大家，還有大護法我們要來做，你說我們能就閒著嗎？

有人說，劉老師老擱家貓著，也不見我們，誰也見不著，很自私。說實在的，一開始說的時候小刁就不服氣，跟人家辯。有人說她大姐自私，那她能讓嗎？那得跟人說，「我大姐不自私」，她大姐不自私，「你知道我大姐每天在幹啥嗎？」她就這麼去。後來我就告訴她，我說刁，妳在我跟前妳知道我在幹啥，人家不在我跟前，人家不知道我幹啥。你說我成天是！我公開跟大家說的，叫閉門謝客，閉門就是把門關上，閉門謝客；潛心聽經，就一心一意的把心定下來聽經；老實念佛，我公開對大家說的也是這個。人家大家就想，那妳就是這個，妳不都是為自己嗎？妳把門關上了，眾生都找不著妳影，妳咋度眾生？說妳潛心念佛，聽經念佛，那不都是妳自己的事嗎？對我們有啥好處？我說：人家不理解就先不理解。小刁說：他不理解能行嗎？我說那妳說說，不行咋辦？我得跟他們說。我說那妳怎麼說？有些事不能說；再說，妳說了人家也不信，妳說那幹啥？我說那四條原則妳忘沒忘？不爭論、不討論、不辯論、不解釋，我說這四大原則是個底限，妳怎麼突破？

今天早上還說，她說大姐我什麼什麼事，我又去跟人解釋、跟人辯論去了，錯了。我說錯了咱就改，不管人家有誤會也好，還是

怎麼也好，人家說妳貓著妳就貓著。妳確實也真是在貓著，至於妳貓著妳都幹啥了人家不知道；不知道，人家猜測猜測。說說就說說唄，猜測就猜測唄，她就覺得，我知道我大姐每天在幹啥，你這麼說你冤枉我大姐，你攻擊我大姐，就先把她這個大姐放在前面了。那妳沒想想，妳大姐是那麼多同修寄予厚望的一個念佛人，妳把妳從妳大姐那個小圈圈裡跳出來行不行？妳別老一天大姐長、大姐短的。這也可能讓我慣的，她以前跟我說過，說大姐，人家有人提意見，說妳老叫大姐不恭敬，妳得叫老師，她說我怎麼辦？我說沒必要，這麼多年都一直叫大姐，都挺順口的。我說那妳心怎麼想的？妳要是叫大姐是對我不恭敬，只有改成老師妳才能對我恭敬，那妳就改。她說我叫大姐我也恭敬。我說那就不用改，接著叫，大姐繼續叫。可能這個大姐真叫順口了，所以這個大姐就深深的印在她腦海裡了。所以我為什麼堅決讓她離開我，破她這個大姐的情執。萬一到點我該走了，我跟她說，我還等著妳來給我坐陣！我說大大姐往生的時候是我在那坐陣，等我往生的時候，我還指著妳來坐陣。我說我一看妳真不是那塊料，既然不是那塊料，痛快的遠離我，離我遠遠的，真是這樣。

我說這個例子，就是這個東西很難破，情執很難破的。我們做為一個學佛人，心量一定要把它擴大，別老想著你。過去我說過，我給大家畫圈，我說先以我為圓點，以自己為半徑，拿圓規畫一個圈。後來聽我說，聽明白一點，我這圈小，我得往大的畫畫，我再把我的家親眷屬、兒女再畫進來，這圈大了，比原來一個我大了。家親眷屬、兒女畫完了以後，再擴大一點，親朋好友、同學同事我再畫畫，這個圈比原來那第二個圈又大一圈。後來我說，你別老說你身邊那都是冤親債主，恨得咬牙切齒，你們幹嘛老來折磨我、老來欺負我？我說你錯了，你能不能變變念頭？他們都是你的有緣，

因為和你有緣，才到你跟前來。過去是惡緣，你能不能把它變成善緣？他們都是助你修行成佛的善知識，你能不能把他們再畫進來？好，我再擴大一圈，這些原來的冤親債主，你們都是我的善知識，不管是發自內心的還是虛情假意的，反正我給你畫進來了。就這樣一圈一圈的這麼擴，就擴到現在還是小。你周圍所有的一切眾生，包括那些看不見的，都包括在內，是不是？你的心量得擴大到虛空法界。以前有人批評過我，說就她心量大，一說就虛空法界。因為我那個迴向，我是從始至終就是那幾句話，那幾句話我也不知道誰告訴我的，反正我就是那麼迴向。我現在的迴向，就是我上次來香港，臨走的那天，師父老人家給我的，告訴我，回去按這個迴向。所以我現在的迴向文，就是師父他老人家給我的那個。我第一個迴向，就是師父沒給我之前，我前面那個迴向，確實就是為一切虛空法界眾生迴向的。小刁可能也提醒我：大姐，能不能從小範圍開始？我說怎麼個小法？她就給我舉例子說，她怎麼回的。我說好像妳回的是妳回的，我回的大概是我回的。我說這些話都不是我動腦筋琢磨的，說我迴向應該說哪些話，不是我琢磨出來，是我記下來的。自然而然它就出來了，出來我記下來了，很簡短，連兩分鐘都不用，我那個迴向文。就是這樣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心量放開，要做大護法，不要單單的侷限在小護法的那個圈圈裡。這是說我們應該怎麼做，你得有個把手，老師光說讓我們擴大心量，怎麼個擴法？就得這麼擴。

再一個就是，我們應該做的正業、主業是什麼。因為什麼？我們是佛陀弟子。佛陀弟子的正業和主業是什麼？就是把釋迦牟尼佛留給我們的正法弘揚起來，這是我們的正業和主業。我們要讓正法久住，並且用這個正法來度化一切眾生。佛陀之所以到世間來，幹什麼來了？唯說彌陀本願海。彌陀的本願是什麼？就是普度一切眾

生，就這麼一件事。所以你想，你做的每一件事是不是在普度眾生？跑不過這個範圍，是不是？眾生覺悟了，成佛，我們的使命也完成了。做為我們淨宗學人，淨土宗的弟子，就是把淨土宗的念佛法門和這一句阿彌陀佛佛號的殊勝，一定要綿綿密密的，不間斷的介紹給一切有緣眾生；這裡面有兩個字，有緣眾生。

過去，一看見有些人這樣那樣，我心裡有點著急；現在告訴我了，就是不著急。為什麼不著急？這個緣它分三種。一種是沒有緣，沒有緣你怎麼說都沒用，因為沒有緣，他根本他不接受，這是一種沒有緣的。還有第二種是有緣，但是緣還不成熟。現在很多眾生是屬於第二種，有緣，和佛有緣，但是緣還不成熟。不成熟的時候，你不要勉強讓他接受，他也不能完全接受。你緣不成熟的時候你去做，容易讓眾生生煩惱。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怎麼辦？先等著，等著緣成熟了再做。第三個層次是緣熟眾生，那緣熟眾生，你一說啥他就聽明白了，聽明白他就回歸極樂了。就這麼三個層次。因為這三個層次搞清楚，所以我就知道應該怎麼做，不應該怎麼做了。過去犯急躁病，就尋思我好心，我想把我知道的都告訴你們，然後我得度了，也讓你們得度。

譬如說小刁給我提了一個問題，說劉大姐，為什麼某某人，人家請他助念，有的他就去，有的他就不去？肯定小刁是怎麼理解的？他挑挑揀揀，有分別心，他認為條件好的，還是符合他心願的，還是和他關係好的，一請他就去了；不符合這些條件的，你請也請不動我。很長時間小刁有這個想法，但是她公開的跟我說還是最近。在來香港前後，她流露過這個意思，我沒有吱聲，我沒有回答她。她這個問題，我是今天早晨給她解答的，她聽明白了。我說實際就是緣成熟不成熟的問題，這是一個。他沒有緣，他能去嗎？就像我似的，我有體會，當沒有緣的時候，人家請我，我不知道沒有緣

，我答應人家了，結果到時候，我實實在在我就去不成。我還努力的想我不食言、不失信，我一定要去，可是我做不到，這就是沒緣。你緣不成熟的時候，你也不能勉強做。現在這三個層次，我明白了。另外我告訴小刁，我說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使命，他要幹他的事，我要幹我的事，我說妳不能用妳的觀點和眼睛去看這件事，去琢磨這件事。那要是一般，她這麼說我也理解，是這樣的，妳不是會送往生嗎？為什麼張三請妳去送妳就去了，為什麼李四請妳妳就沒去？這件事可能除了我以外，現在沒有別人知道，她本人知道，我知道。所以以後小刁不會再提出這個問題了，因為我給她解釋明白了，但是在這怎麼回事，我不能詳細跟大家說。

再一個就是我們怎麼樣做？就是要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好公民，一定要守規矩。什麼叫遵紀守法？就是守規矩。譬如說我在哈爾濱，有好多道場同修想請我去他那個道場跟大家見見面，按照他們的說法就是講講經、說說法，開示開示，他們的詞是這個。真是，全國各地也有道場和同修請我去講經說法、去做開示，我一個都沒有答應過。為什麼？我就是遵照這條，我一定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好公民。為什麼？因為我有兩條底線，這個你們都知道，一是不斂財，二是不聚眾。因為你一到哪去講，肯定，今天早晨小刁我倆還在探討這個問題，她也說了：大姐，這次回去是不是出來講講，見見大家？我說小刁，這個問題我考慮了，但是這個聚眾的問題怎麼解決？因為特殊的時期、特殊的環境，允不允許我這樣做？我做了以後，它的後果是什麼？我不考慮我個人，你得考慮大的影響。譬如說你在哈爾濱講，哈爾濱市有些同修建了道場，也是咱們淨宗的道場，也是念佛的道場，我能不能去？我去了以後，肯定去的人數不會少。我給你們說，有一次我去平房，因為平房是我生活工作三十多年的地方，我回去以後，老師、我的學生、我的同事，還有那麼多

同修，肯定都希望見見我，親近親近。有一次告訴我說，有些同修要見見。我說大約有多少？二十多個。我說二十多個行。後來沒等我見的時候，又說增加了點人數。我說增加到多少了？現在四、五十個，就是由二十多個增加到四、五十個。結果帶我去那個道場的時候，我一看我真是傻眼了，我腦袋都懵了。據後來他們跟我說，去了多少人？去了八百多人。你想八百多人，他那個屋頂多裝一百人，那都得擠吧擠吧，像裝豆包一樣了。你說去八百多人，什麼境況？樓梯內外、屋裡內外，整個樓的內外，大街上、道兩旁，全都是咱們這夥人，你說咋辦？有的是當天從上海坐飛機飛過去的，我也不知道消息怎麼這麼靈通。那天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同修是外地同修，消息就傳得這麼快。所以我從那以後，我就特別慎重加慎重，不可以這樣，這樣擾亂社會秩序，是不是？八百多人，呼呼啦啦的，裡裡外外都是，這幹什麼？所以做為我，一定要非常慎重。不是我不想見大家，而是咱們要遵守紀律，要守規矩，我希望同修們能夠理解我。

再一個我想跟大家說說什麼？我們佛門弟子，無論是出家眾，還是在家眾，就是我們的四眾弟子，千萬不要再搞你爭我鬥，不要再搞人是我非，真是不要再搞誰對誰錯、誰高誰低，一點實際意義沒有。這和我們學佛作佛一點關係沒有，它只能是障礙我們學佛，障礙我們成佛，真正的佛陀弟子絕不搞這個。我說這話是發自內心的，實實在在的話，希望大家能引起重視。怎麼辦？我是這麼辦的：你也阿彌陀佛，我也阿彌陀佛，他也阿彌陀佛，咱們都是阿彌陀佛，完全是一不是二，完全是平等的，沒有高低，沒有對錯，沒有上下，沒有誰第一、誰第二、誰第三，咱們統統第一。佛陀弟子學好佛，回歸自性，回歸極樂世界，我們全是第一，沒有這個分別。這個話我說到這，真是我內心的真實獨白，我希望在我今後的學佛

日子裡能夠少看到、不看到這種你爭我鬥的現象發生。說實在的，看到這種現象，我真的是心裡好難過好難過。因為什麼？做為我們學佛同修，你想沒想你周圍還有那麼多沒學佛、沒信佛的？他看到我們，就以為學佛就是這樣。你學好了，你做出好樣子，他看、他想，就是這樣，他就學去了，他就入佛門了。你做的是壞樣子，他看去了，他以為學佛就是這樣，他不學了，你不斷人家法身慧命了嗎？所以我們搞這些個事情幹什麼？一點正面的作用都沒有，完完全全是負能量。反正我自己是努力從我自身做起，就是當我遇到逆境，當我被別人攻擊、被別人批評、被別人誤解的時候，我一句不帶解釋的，這個我現在完全可以做得到，而且我也是這樣做的。

我認為一定要和諧，一定要團結，從哪做起？從自己做起。不要要求別人，你不應該這樣，他不應該這樣，你為什麼不想我不應該這樣？我自己不應該這樣做。如果你在這些虛妄的假相上枉費心機，非得要較個所謂的真，所謂的對還是錯，你真是費力不討好，你得到的沒有一點正能量，你得到的全是負能量。用一句不客氣的話說，你沒有智慧，你太愚痴了。如果我們學佛念佛學到今天，連這個道理你還沒明白，你什麼時候能夠回歸故鄉？趕快的把人我是非放下。別人罵你，聽到你耳朵裡，阿彌陀佛；別人批評你，傳到你耳朵裡的，還是阿彌陀佛。別人把你踹倒了，踹到泥裡，我就是這種想法，你把我踹到泥底下去，我就躺在那個稀泥裡，我也照念阿彌陀佛。你什麼境界，你都改變不了我念阿彌陀佛，你這才叫有定力了。定力從哪裡來？從守規矩來，守規矩就有定力。定力夠了，你智慧就開，戒定慧你就全得到了。你成天搞人我是非，你戒定慧一樣都得不到，得不到你怎麼成就？這是大事情。

所以我在這裡說，出家眾要做出出家眾的好樣子來，在家眾要做出在家眾的好樣子來，這樣我們才問心無愧的可以說我們是佛陀

弟子。不單是佛陀弟子，我們還要做佛陀的好弟子、真弟子，然後通過我們這些好弟子、真弟子把佛法興旺起來，佛法興旺了以後，我們的國家、我們的人民都會受益的，虛空法界一切苦難眾生都會受益的。這樣的好事、大事、正事我們不做，我們做別的事情，是不是錯了？每個同修們認真的考慮考慮我這幾句話，我說的對與錯，對了，對大家有點益處，阿彌陀佛；錯了，我因果自負。我們都要為振興佛教，為佛陀弟子的正業、主業而努力，願我們將來都在西方極樂世界大團圓。

我這次來香港，一共講了七節課，就是十四個小時。肯定有說得不對的地方，有不周到的地方，我還是這樣告訴大家，你喜歡聽你就聽，不喜歡聽你不聽。有一個原則，就是你別生煩惱，如果你一生煩惱，我真就覺得對不起你，你說妳老太太講了這麼多，眾生沒有受益，還生煩惱了，我真是覺得，我很心疼大家。希望大家能理解我這顆真誠的心，願大家在學法的道路上勇猛精進。最後告誡大家，從現在開始好好念佛、好好念佛、好好念佛。今天的時間到了，感恩大家，阿彌陀佛。